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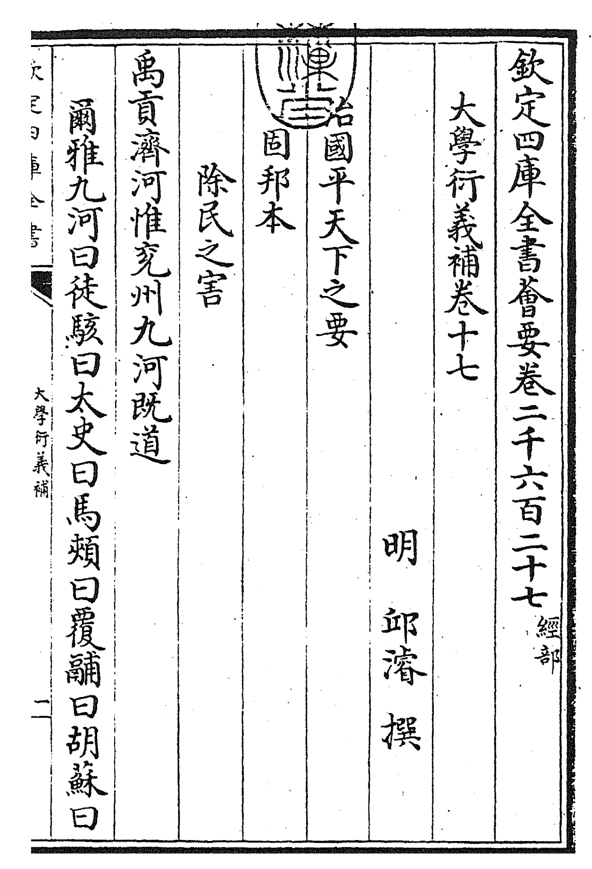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太學衍義補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行義補卷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

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吳程曰九河皆在河間之滄州境

孔頴達曰河分爲九道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大也水横流不由其道散溢妄行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亦疏通之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決排皆去其壅塞意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鴻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菑與災同）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在蘭州地）歷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在孟縣）雒汭（在鞏縣東）至于大邳（在今黎陽縣）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河之南折者也王莽時遂空其一即漯川）北載高地過降水（在信都地）至于大陸（在邢趙深三州地）播爲九河同爲逆（迎也）河入于勃海

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是以天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湮洪水則殛之禹

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葢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來爲最遠其爲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爲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埶以爲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爲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爲急務乎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輙復壞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宫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初武帝既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旣滅難明屯氏河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

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何

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即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室墾殖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寛緩而不迫夫土

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令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荅難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

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塡淤加肥一利禾麥更為秔稻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

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闗並人名言河決率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

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譜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數

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

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愽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
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
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决水死
者數千萬人

歐陽脩曰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
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
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决爾今欲
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

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黄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爕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巽

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絶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黄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寛觀之不足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叉口播而爲三盖亦有年其後二叉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盖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宜妙選廉

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爲廵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羣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韙其策以魯爲

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原功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濵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

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横潰爲患其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

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元謂殆二百年而河旋

北乃其執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乎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葢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黄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騫使

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譯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

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呑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益

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寜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

入渦河以合於濉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
虞城下達濟寧州界元雖時有脩防而湍悍如故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
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頴州頴上東至壽
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
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
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
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

之周以前河之埶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埶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邱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葢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汶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

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

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

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

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

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

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

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葢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大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

孰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
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
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
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爲
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
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
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
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

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葢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

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塲變爲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埶又於所條支河之

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漑河既分疏之後水埶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

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一時爲天下計不狥一方爲萬民計不䘏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

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渰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寛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也亦何怨之

有哉矧今鳳陽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
惟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
甚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建
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執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
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
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
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

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内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

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

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東隘而欲其不之溢難矣況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為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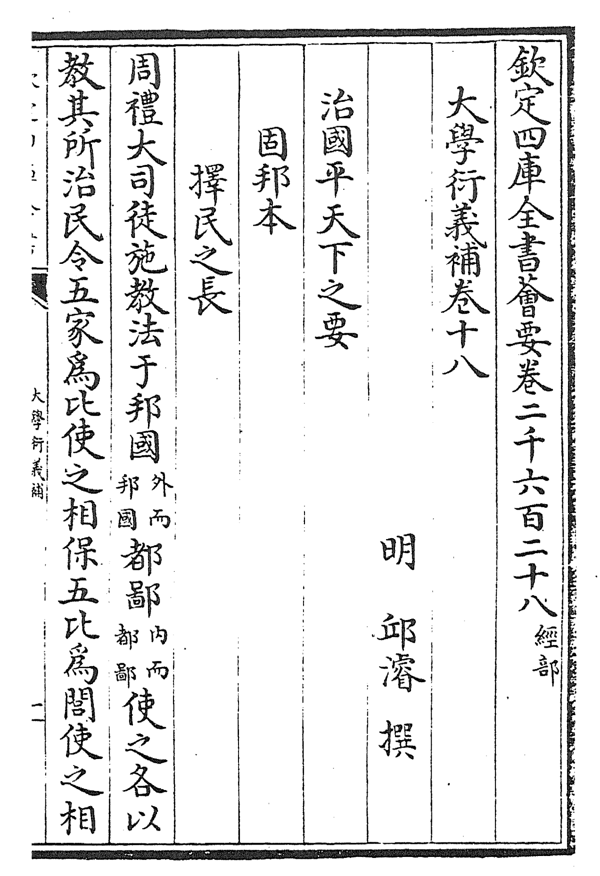
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以上論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以壞民田

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壖寛閑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埶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爲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决皆是膏腴之産其爲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

而視河以爲準焉

大學衍義補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外而邦國)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

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賔

臣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合五家為比比有長合五比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合四閭一百家為族族有師合五族為一黨黨五百家黨則有正合五黨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州則有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合五州而為之也鄉則有師有老有大夫焉鄭玄曰百里内為六鄉其外為六遂鄉猶今鐖

内之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内立爲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内郡縣直隷六部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其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爲限）樹（以植木爲固）之

臣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五家爲鄰鄰有長（猶鄉之比）二十五家爲里里有宰（猶鄉之閭）一百家爲酇酇有長（猶鄉之族）五百家爲鄙鄙有師（猶鄉之黨）二千五百家爲縣

縣有正又有師焉（猶鄉之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則有人有長又有大夫焉周制内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宗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户爲一里十户爲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

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户婚田土鬭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製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在赤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爲詳周而盡親而比事體歸一氣類聯絡而我聖祖又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儆省世世遵守一編之中良法

美意蓋與周官所載鄰比里閭族黨宰長胥師所
涖之職殆相符合噫九重之高而處周閻閻之下
萬幾之繁而思及田里之微而又委曲詳悉如此
其為天下萬世計也深且遠矣唐柳宗元有言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
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
責則一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其爭

也未嘗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絶之於其旁
近而禁止之則易爲力而不至於損傷且耳聞不
若目見之真意度不若心孚之切文移不如口諭
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
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
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敎
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
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爲之

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爲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爲浼也臣願明敕有司愼重其選申明祖宗楊示之意必欲一一見之施行厲民而讀法必其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叙如鄰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相受相糾使之有所警而不爲惡相受使之有所勸而必爲善夫

如是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田里無愁嘆之聲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則雖四方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端在于此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以上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

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臣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

民也謂之師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禮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令兼治敎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略不計焉失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古未遠儒者論治猶有所本後世則視敎化爲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臣按史稱宣帝厲精爲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此其厲精之實也夫上有責實之政則下有實用之

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又加考
察焉考察既得其實而後用之其用也又能久於
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其所教賢者
得以成其功不肖者難以匿其罪及其治效既著
或勉以璽書或增其爵秩選其所表者以次入爲
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爲守令者安敢不以實應
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
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别及其黜陟之

際惟狗虛名不責實效往往賢否混殽真僞相半
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
循良之政而閭里所以多愁歎之聲也歟
宣帝詔曰葢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
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
對帝言成僞增户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虛

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

則凡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知其所以

然者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爲治惟誠之爲貴不察

察以求立名不訐訐以求快意則不爲小人所窺

伺而墮其術中矣

又詔曰頴川太守霸黄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向同化孝子弟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

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後徵爲
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同）疆外之
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
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没也
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宰者安
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爲善恒苦

於上下之隔絶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之
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淑
人君子爲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讃如此生有餘榮
死爲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小人之歸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
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
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
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臣按國家設守令將使之奉宣德意以為民造福

也顧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爲哉明帝生深宫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爲之牧者孰敢殃之哉雖然天下之所以爲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命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

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葢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

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益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

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肖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黄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内外官三年

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過以相乘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爲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祖

宗立法任人之初意況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
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
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
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
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
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以上爲緊縣二千戶以上爲上縣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

臣按北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别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

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涖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民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生齒日繁然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絕多寡絕倫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二三縣焉因

有一縣隷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析以為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

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涖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壹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此矣或謂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劒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

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椎埋遇有句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為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

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爲詩親書贈之

臣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爲盛一代致治之盛首稱貞觀開元吏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留意守令親民之官故也史謂叶氣嘉生薫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内而不在於外也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

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臣按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爲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爲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爲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爲民立己以爲君莫不以

重民爲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言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自昔論治體者往往欲均内外之任使無偏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爲在内之官涖事者也在外之官涖民者也涖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孰若涖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爲切要哉君以民爲天臣愚以爲事輕於民涖民者比之涖事者尤爲重也尤當優之以

禮秩加之以恩典豈特均之云乎

宣宗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

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駡者雖百千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掾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

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臣按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内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同仁之中豈因其内外遠近而為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即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即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之上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

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陛辭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爲必加寬卹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視諸内地之吏反加優焉夫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買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

臣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爲其子孫者

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庸下之人刓我祖宗之天下真得之百戰之餘烏可不擇其人而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懼伏惟聖明留神致思以上守令

周書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蔡沈曰監三監之監康叔亦受畿内之民當時亦謂

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黄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

臣按三代以前立監以監邦國葢於諸侯中擇其傑出者立爲之長以維持之自秦罷侯置守尉監則是於守尉之外别立官以監視之焉制雖不同其治同於爲民無相戕殺無相虐害哀敬之聨屬之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使）曰憲（即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黄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

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司設

布政叅政叅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
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
司憲度叅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
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
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
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
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
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寃而禍

亂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蹟

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矣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彦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 以上監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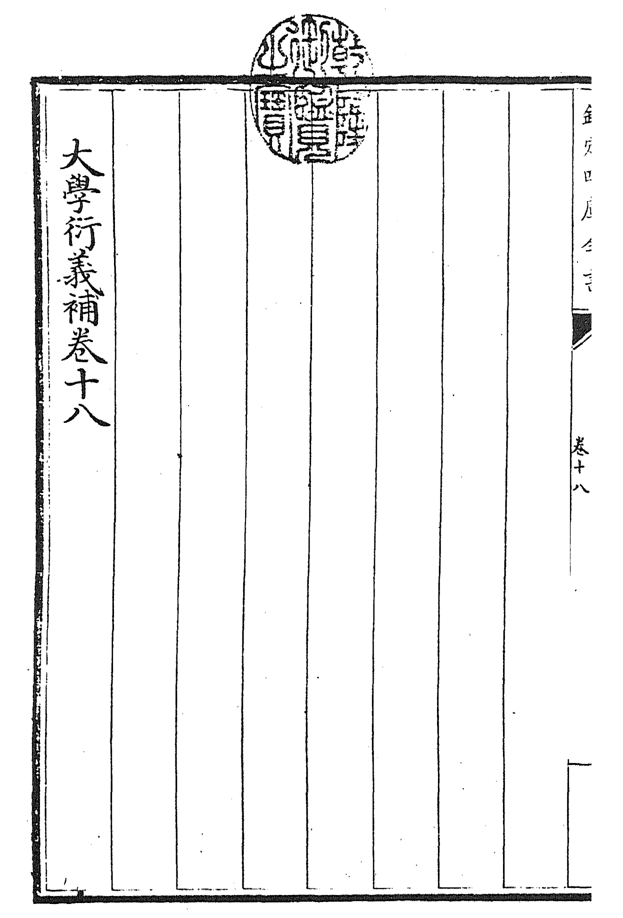
臣按神宗謂諸道使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臣嘗因是而推之一道之慘舒係於使臣則一郡之慘舒係於守佐一縣之慘舒係於令丞一鄉之慘舒係於里胥可知已合鄉而爲縣合縣而爲郡合郡而爲道合諸道而一之則爲天下天下之大由諸道之積也道由郡積郡由縣積而縣又由一鄉之積也天下之大譬則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内有五臓六腑其氣息之相通血

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無一處之可滯一時或息一處或滯則疾病生而瘡痏成矣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臟腑之中肢體之上一瘍生於指爪之間僅如黍米亦或可以致命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謹也是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一處乎宮庭氈厦之上而心常存乎郡縣閭里之中端居高拱之時瞑目注想之際海宇之大百萬之衆係

乎吾之一身一人之身不出戶庭之外何以周知而徧及之哉政賴內外之羣臣內焉者爲吾舉綱而挈領外焉者爲吾承流而宣化焉耳朝著之間百官之衆可以目擊而聲呼也若夫四方八表之遠吾目不及見也吾耳不及聞也吾身不能親行而躬閱之也所以代吾施政敎以安之者有監司焉監司之下有郡守也郡守之下有縣令也縣令之下有里胥也地域有廣狹人民有衆寡政事有

繁簡職任有崇卑其爲長民之任而爲吾教養斯民有功於我者則一而已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天子之所以得乎丘民者政頼乎此四等人耳人主欲安其大寶之位以凝上天之命固祖宗之業全其身於安榮之地以爲子孫千萬年之計者烏可不以安民爲先務而欲安民者烏可不擇長民之人哉

以上論擇民之長



大學衍義補卷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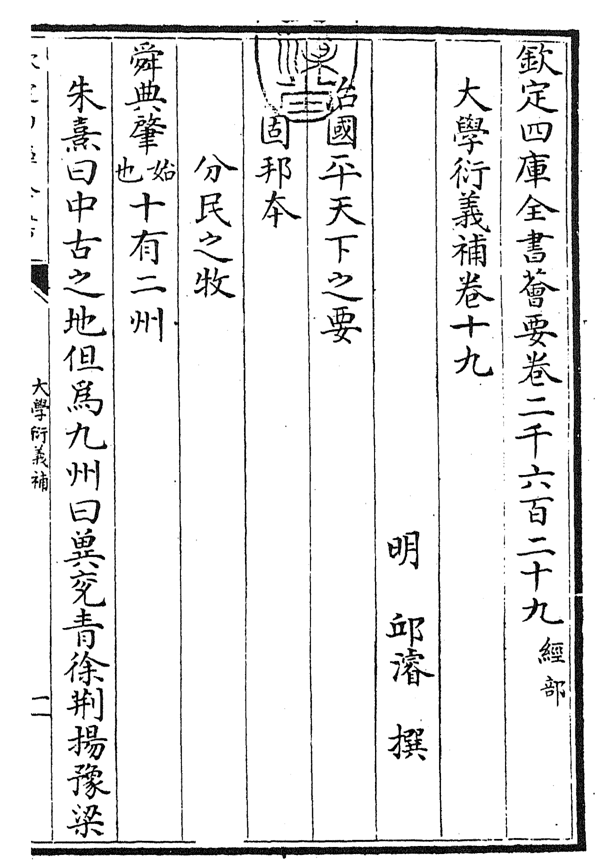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分民之牧

舜典肇十有二州

始也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揚豫梁

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兾青地廣始分兾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兾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寛而撫之也能者

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埶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又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臣按有虞之世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在內則統之以四岳亦猶百揆統在廷之庶官也葢帝王之治內外相維大小相承分而理之使其有條序而不亂合而一之使其有統攝而

歸一所以為此者不過安養斯民而已故舜咨十
二牧首以民食為言葢以國之所以為國者民也
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然欲民之得食在乎不違
農時農不失時則得以盡力田畞而仰事俯育之
有餘而公私咸給矣不然則非但民不得以為民
而國亦不得以為國矣然欲吾民之得其所又在
乎所用之得其人苟非受民牧之寄者所厚者皆
有德之人所信者皆仁厚之士而包藏凶惡之人

皆知所以拒而絶之不使之得以預吾政臨吾民焉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人君爲治必擇牧民之長而又使其長擇其所用以分牧之人一處不得其人則一處之民受其害必無一處之不得其人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資歲歲不違耕作之候則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協氣嘉生薫爲大和而唐虞雍熈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禹貢禹敷分也土分别土地以爲九州隨山刋木奠定也高山大川𡚁

州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爲史者主于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爲九州至舜乃肇爲十二州益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爲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圍可見矣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臣按唐虞之世設百揆以統內之庶官設四岳以

統外之州牧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而上
于四岳四岳又總以各牧之所上者以歸于百揆
此體統所以歸于一而不紊也
爾雅兩河間曰兾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
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
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

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大也）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甫侯也）及申（申伯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幹也）四國于蕃（蔽也）四方于宣

朱熹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

臣按人君建國以為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為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

爵分土以爲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爲國

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

主之隱公五年

朱熹曰文王辟國寖廣于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

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于國

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

臣按陜古弘農地葢在今河南陜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兾州正北曰并州

劉彛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謂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荊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遠也億兆如此其衆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

而徧以及焉非細析而總會之分其肢而解其節提其綱而挈其領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能一一中其理處處得其所哉此古今爲治者既分以州縣必統以藩服使其上下相承彼此相維以爲久安長治之基也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陳澔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徐自明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于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于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

以封建諸侯而鈌然無所紀綱于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益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闗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其所係大矣哉

臣按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故其中又設爲方伯連帥以監臨而總督之後世立爲郡縣于其間又分屬于各道制雖不盡同而亦其遺意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

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部潁川汝南沛北三郡梁魯二國曰冀州部魏鉅鹿常山清河四郡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六國曰兗州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凡五郡城陽淮陽東州凡三國曰徐州部瑯琊東海臨淮凡三郡四水廣陵楚凡一國曰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凡六郡菑川膠東高密凡三國曰荊州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凡六郡長沙一國曰陽州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凡六郡六安一國曰益州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爲越巂益州牂牁蜀凡六郡曰涼州部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上郡凡九郡曰幽州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涿代凡十郡廣陽一國曰交州部南陽鬱林蒼梧交合浦九真

曰并州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凡四郡

日南七郡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置相以爲之治也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而在關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内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隸所統亦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府部亦此意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内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馮翊扶風北地安定上郡及弘農隴西五原西河雲中之境曰河南古豫兖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潁川汝南陳留沛泰山濟陰濟南東萊齊國山陽東海瑯琊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魯國東平城陽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勃海之境曰河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雁門代郡及鉅鹿趙國常山廣平國之地曰河北古幽冀二州之域漢河内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河東上黨鉅鹿之地曰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域漢南郡武陵巴郡漢中南陽及江夏等郡之地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

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曰江南古揚州南境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牁江夏南郡福建汀漳曰劒南古梁州之域漢蜀都廣漢犍爲越巂牂牁巴郡之地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

臣按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東路今山東之濟南青登萊四府南直隸之邳州西路今河南之歸德睢二州及太康縣山東之兖州府南直隸之徐州曰京西南北南路今湖廣之襄陽府隨安陸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今河南之河南汝寧二府許鄭陳汝四州及孟汜水河陰三縣南直隸之

潁州北直隸之滑胙城二縣

曰河北東西

東路今北直隸之大名河間二府冀霸二州及成安清河保定容城雄五縣山東之東昌府武定德濱三州西路今北直隸之真定順德廣平保定四府及濬縣河南之彰德懷慶衛輝三府

曰河東

今山西之太原平陽二府澤潞汾遼沁五州陝西之葭州及吳堡神水府谷三縣

曰陝西二路

永興軍路今陝西之西安延安慶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西之鳳翔臨洮鞏昌平涼四府河岷洮三州

曰兩浙二路

西路今南直隸鎮江常蘇松江四府浙江之杭嚴嘉興湖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興寧波台溫金華衢處七府

曰淮南東西

東路今南直隸之揚淮安二府滁宿泗三州及五河亳二縣河南之永城鹿邑二縣西路今南直隸之鳳陽廬安慶三府河南之光州湖廣之黃州

曰江南東西

東路今應天府

及直隸之太平池徽寧國五府廣德州江西之饒廣信撫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袁吉安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府　曰荆湖南北北路今湖廣之武昌漢湖廣之興國州陽岳常德德安荆辰七府沔陽靖二州南路今湖廣之長沙衡永寶慶四府郴州廣西之全州　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川之成都府眉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叙順慶二府潼川瀘合三州及資金堂滎三縣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寧府蓬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府階州及西河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之施州衛貴州之思州府　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興化漳建延平邵武汀八府　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雄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路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　曰燕山府今順天府

及北直隷之永平府易隆慶保安三州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臣按自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爲州牧唐分天下爲十五道宋始分爲十五路繼爲十八路後又析爲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本朝内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内郡縣並領于六部故曰直隷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内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隷稱其十三

布政司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河南曰陝西曰山東曰山西曰貴州國初止十二布政司後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爲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未幾罷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臣嘗因是而通論之天地之間而人生焉天雖無所不包而地則必有遠近人君中天地而立爲生民之主民生近地者舉目而可見聞聲而即至百步之外則視有所不及矣一里之外則呼

有所不聞矣是以人君必隨地埶之所至民生之所在立爲君長以臨涖保養之由近而及遠用大而統小自中而制乎外合外以奉乎中譬則人之一身焉上必有首以爲衆體之尊自是而下分爲肢體肢體之下又有臂有指焉上焉以衛乎首次焉以爲耳目口鼻之用外焉以脩飾乎髮膚内焉以承附乎臟腑夫然則彼此應援血氣周流而一身得其安矣人君于民何以異此夫人君以一人

之身雖曰居尊以臨卑然實以寡而御衆以理言
固可以一人統以勢言則不能以一人周也是以
爲治者既建國立都以宅中圖治又必隨地形因
民俗衆爲郡國邑里以分理之然散必有所以聯
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處于是乎又因山川
之形便據地理之總會建爲州牧方伯之職以提
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使上之政教有所承傳以
代之下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達此唐

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設而漢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設道也歟

以上論分民之牧

固邦本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者華草木之華于彼原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征夫衆多疾行之貌每懷靡及其二章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訪問

程頤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故爲使者惟慮不能宣道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諮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脩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

也

輔廣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葢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巳意而通下情爲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

臣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于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諏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闕遺也歟

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諭說也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使民心曉而正向王

鄭氏曰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

臣按王者處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萬里之遠爲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從而知之哉故設爲撢人之官巡邦國之内使之探王志之所在爲之誦

說以曉諭夫天下之人俾其在閭閻之下者如在殿陛之間處萬里之遠者如在跬步之近親聞玉音之謦欬親面天威之嚴穆上無隔絶之埶下無阻閡之情故凡一號令之頒一政事之舉莫不曉然于心欣然于色而知上之人志向在此也是以詔之無不信行之無不從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于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

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爲之止使大夫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以制于方伯故也

臣按先儒謂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葢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廵其地葢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

臣按御史之設于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于秦而漢因之益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朝乃復遣監察

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古意往

往留意于孝弟力田存恤其鰥寡孤獨失職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銜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亾無同位及寃失職姦

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漢世既有郡國守相以牧民而又州設部刺史以監之然猶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使者之不舉其職也時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存問無告振貸貧困伸理冤抑舉用人才黜陟官吏考察吏治觀覽風俗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即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循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循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葢漢

人本經術以爲治其政法雖不能純如三代然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顩顩然多以教化仁政爲言畧不及于法令征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所以漢世爲獨優歟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

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埶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每郡置刺史以六條察州盋漢郡最大其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一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即舉問

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廵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葢天下之事幾無窮人情之變詐不一限條而問則所遺多矣况人之相與久則玩玩則狎狎則法有不能盡行者矣此我朝遣御史監察天下藩服每歲一易焉而無事不在所問葢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無同）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遣使齎此詔循行天下專以耆老犯法爲言至末乃及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葢宣帝雖以勵精嚴察爲治然

所舉行者皆仁厚之政此則漢人之家法也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民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内和親庶幾虖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

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飢饉惟蒸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此二詔皆是因災異遣使循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使問孤老録寃獄錮

逋貸閔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者租賦給疫死者棺錢凡此皆仁者之政人君居富貴安樂之地而知畏天災悲人窮則必兢兢戒謹不敢少有恣肆是以天雖災而不災人雖苦而不苦含齒戴髮之民窮山絶塞之外茅簷草屋之下咸知有生之樂惟恐死亾及之雖驅之為亂有不屑者矣是何也下之人咸知上之人不我忘也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尊其君親其上矣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乃更刺史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輙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為刺史

臣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職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敢慢忽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何武之奏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為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執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之機要使利不

顓于一人害不及于衆㞠埶不偏于一隅非有徵權不可也漢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守相葢得此意朱博之論葢近之而何武輩不足以知此也今制布政使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使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僅與知縣同繡衣一出山岳動搖輶車一臨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禀令葢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顓以考察守長為事而不及于民然去貪汚之吏即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

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者也此貞觀之治所以為有唐一代之盛也歟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謌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

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嬴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冐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與差同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陸贄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說當時黜陟使自古遣使廵撫之條目葢莫詳焉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專亦非一時所能成盍聞諸朝俾述于詔條録為事比頒之天下使世世遵守而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為刺舉勸懲之實夫然吏治庶其脩舉民生得以安富乎

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宫而使幽遐異域風謡習尚寃隱沈抑無一不陳于前者託聦明于臣下

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闕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視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繆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埶壞裂公法其焯然有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寛紓含隱為良既發一姦贓衆輒指目以是須

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
使得脫去其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吏之苟偷
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
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
出之愈伏惟陛下垂意生民方使者之行幸嚴賜告諭
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于下究悉利害庶有補于政
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
紛擾也

臣按襄繼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于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没其齒孤獨者戒敕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寃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

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詞材不任職于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褎之言如此類者非但在宋時可行而已也

慶歷中歐陽脩言天下之事積獘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獘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于事切莫若精選强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脩奏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

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别無奇效亦不至于贓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脩上此議朝廷重于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脩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

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葢人君之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臣竊惟今日之制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廵撫誠能舉蔡襄歐陽脩所言于宋者以行于今其清吏治保民害恤民窮是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以上論詢民之瘼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